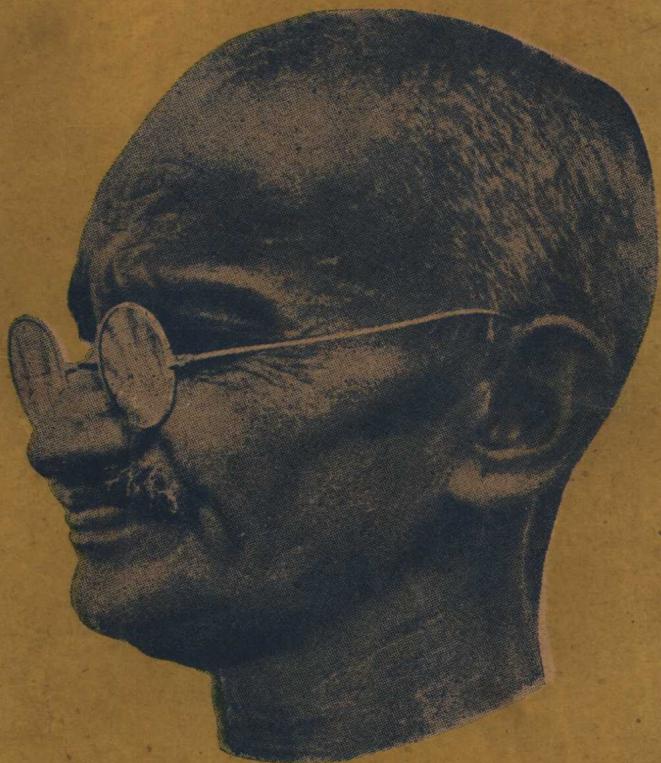


甘地自傳

譯 宗 耀 吳



青 年 協 會 書 局 發 行

民國廿四年六月再版

傳自地甘

Mahatma Gandhi:

His Own Story.

有所權版

原著者 M. K. Gandhi

編輯者 C. F. Andrews

翻譯者 吳耀宗

出版者 青年協會書局

上海博物院路一百卅一號

印刷者 華豐印刷所

上海浙江路五三六號

每冊定價壹元郵費伍分掛號另加八分

種一第書叢年青

原 序

這一本自傳——麻哈瑪甘地稱之爲『我對真理的試驗的故事(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所採用的材料最先是由他用本國的語言在一九二二至一四年長期監禁時期中，向他的一个同在獄中的政治犯口授的。後來它是在他的古查拉提文報名奈發着溫的分期登出，並由他的至友馬哈達夫狄西和比雅利樂尼亞譯成英文，並經他自詳加修正。史拉德女士也帮忙把英文加以潤飾。原稿由亞米特巴的奈發着溫書局印成兩厚冊出版，八開紙共一千二百頁，也在美國荷慕時博士的報名統一(Unity)的分期登載過。

還有一本重要的書被採用過，那就是甘地自己敍述他在南非洲的經驗，名叫南非洲的靈力運動的那本書。這書是由高溫治狄西譯成英文，它沒有在美國出版，只在印度印行。我在採用這些文件和節錄它們的時候，我願誠懇地感謝譯者之能忠於著者的精神。

我們若在這三本書裏面探求，要得到甘地對於人類行為的估價的線索，我們便知道這估價是

集中於三種主要的德性的，那就是真誠，仁愛，清潔(Truth, Loving-kindness, and Inner Purity)在梵語爲 Satya, Ahimsa, Bramacharya)第一第二兩種合起來就是人的靈魂亘古的追求的對象；它要在兢兢業業，出汙泥而不染的生活中，最後達到脫離塵世的目的。生命中節奏完全的音樂需要真與愛的融和。但這音樂是這樣的難於精通，而又需要那樣完全的解脫，所以只有一個在肉體上和精神上都能摒除情慾的人，才能得到成功。因此，在甘地的著述中，他有時候注重愛，有時候注重真，但清潔這個意義却是一貫的。他深切地相信，只有清心的人能見上帝，而他又爲清潔這一句話定一個很具體而清楚的界說。在他自己，清潔是包含着放棄結婚的生活和一切性關係的完全禁絕。至於他希望其他尋求上帝的人實行至何程度，他自己是要加以說明的。

在他的自傳的一部分，甘地會說，他爲他所寫的會不斷地尋求『神靈』的引導。他確實地感覺，他告訴我們，這一種引導，他在相當的限度內已經得到。因爲他是這樣誠懇地設法把他的內生活所蘊藏着的秘密，呈露於上帝之前，並把任何惡的和善的都在光天化日之下公之於大衆，所以我覺得這些記述自有它的一種真純的活力。

在沒有開始閱讀這節本的自傳以前，有兩點應當向讀者先弄清楚。

(一) 他的最長期而又最繁瑣的非武力鬥爭，就是在杜蘭斯哇舉行的，並沒有在這本書裏敍述

到。這是不得已的，因為這整段的記載不容易刪削，所以我經過不少的躊躇，便把它割愛，希望以後還可以刊佈。這自傳的連續性却並不因此而受到什麼嚴重的影響，因為我把奈托爾的靈力運動敍述頗為詳細，而這實在是他在南非洲所成就的道德事業的冠冕。

(二)飲食的節制與禁食聯在一起，這是甘地在人事中尋求實在的一種方法。關於這一點，他自己所寫的已經不少，但因為這是很佔篇幅的，所以我也不能把它採用。但這一個遺漏還是使我慊然於懷，因為有人以他的生活態度為非科學的，而他的試驗正可以把這種觀念改正。它們證明了他是怎樣一個有膽量的探險者，他的心又是怎樣有着自成一家的科學的意識，這便是從假設到事實的嚴密檢查，以達於真理的發見。

這自傳的現在版本，在歐洲和美洲久已感覺需要。最先，荷慕時博士想完成這一件愛的工作。他對於甘地的品格的灼見使他為這工作可以勝任愉快，但他在一個緊急的時候，從美國被邀到伯力斯坦去，而碰巧那時我自己的職務又要我到西方去。因此，這責任便被放到我的身上，而荷慕時博士便擔任為這書作導言。他是使甘地的名字在美國為人所認識，所愛敬的第一個人，凡是知道這件事的，對於他所寫的欣賞之詞，在讀的時候，必能感到深切的興趣。羅曼羅蘭在歐洲所做的，他是在新大陸成全了。

在編輯這本書的時候，我所感覺的最大的困難就是材料太多而篇幅太少。有許多次，已被選用的東西不得不棄置，另外把必不能遺漏的材料放進去。有時似乎到了最後一次的選擇，但仍不得不重行修正。我這樣做下去的時候，得到一種經驗，至終我覺得我有理由可以希望這些敘述可以引讀者入勝。我的目的兩方面是叫西方的讀者能夠很容易的了解這本書，另一方面是不要失掉它的特殊的東方的風味。我希望讀者把這書拿來和以前出版的那本甘地的主張同讀。

這本書編輯成功以後，印度的情形已到最嚴重的時候。甘地已再度入獄，但大家都承認他的勢力仍然是印度事件中最主要的因素。因此，根據着可靠的文件去研究他的品格是必須的。如果我們不願意叫英印兩國最有思想的人士愈發背道而馳，在以前的那本書裏，我是要介紹甘地的思想和主張，在這一本書，我的目的是要用簡略暢曉的敘述，把它的生平介紹於西方的讀者。

用同樣的方法，也是抱着同樣的目的，我已把太戈爾的給一位朋友的信出版了。如果我的健康許可的話，我仍然要寫一本介紹太戈爾的書，如同我寫這本甘地自傳一樣，因為我深信從這兩個人的眼中，西方對於東方終可以得到了解和欣賞。

安得烈(C. F. Andrews)

甘地自傳目錄

目 錄

原序	一
導言	一
第一章 家世	一七
第二章 學生時代	二九
第三章 幼年時代	四三
第四章 在倫敦的生活	五五
第五章 反國	七一
第六章 到奈托爾	八五
第七章 在普力托勒	九七
第八章 杜爾本的暴動	一一七

第九章	波爾戰爭.....	一三一
第十章	治疫工作.....	一三九
第十一章	「到這最後的一個」.....	一四九
第十二章	蘇魯人的叛變.....	一五九
第十三章	精神訓練.....	一七一
第十四章	奈托爾的靈力運動.....	一八一
第十五章	消極抵抗者.....	一九一
第十六章	監禁與勝利.....	二〇五
第十七章	返國.....	二二一
第十八章	杉伯蘭.....	二四一
第十九章	開拉.....	二五七
第二十章	戰務會議.....	二六九
第二十一章	羅拉案.....	二八五
第二十二章	安烈沙議會.....	三〇一

錄 目

第二十三章 嘉迪運動 三〇九

第二十四章 編後 一一一

譯 後 一一一

導言

甘地這本自傳，是一部極關重要的文獻，因為它裏面所記載的是一個現代——也是一切時代——的一個極偉大的人物的思想與生活。這位領袖，在他本國的民衆中，具有精神上至高的地位；他把印度的命運握在自己的手中，與統治他們的帝國抗衡，以求民族的解放。在印度歷史這個嚴重時期中，這本自傳，更覺得有深刻的意義。甘地內心的自覺，和印度當前的局勢交互影響的結果，便是這書中所敍述的好像戲劇一般的故事。甘地也就因為這段故事，在全人類生死關頭的時期當中，在劇台的中心出現。

我們想到印度現在的情勢和甘地在其中的地位，便覺得讀這本自傳時，有一種類似驚奇的感覺。這本書的樸素，率直，真純，處處都引起我們無限的敬仰。關於這本書的成功，我們不能不感謝編輯者安得烈先生刻苦細心的工作。他是一位英國人在印度居住二十六年，除了印度本國的人以外，他是甘地最信任，最敬愛的一位朋友。他與甘地有了長期的密切的個人關係，因此他不但深知甘地的

性格，而且與他的理想極表同情。

我最近在世紀雜誌寫了一篇文說我們西方的人，如果要了解甘地，就應當曉得他是一個繼承托爾斯泰和其他相類的聖者與先知的人。這些聖者與先知好像是人類那件花紋繚亂的衣裳中一道光輝照目的金線。我們相信人——如同上帝一樣——是一個靈，所以必須用靈的力量去達到他的目的，完成他的生命。換句話說甘地，同托爾斯泰，霍士（Fox），聖芳濟（St. Francis）耶穌以賽亞（Isaiah）一樣，是一個『不抵抗者』。

『不抵抗者』這個名詞是拙笨而不正確的，因為牠只表明不以惡對惡，不以暴力對暴力，受害而不事報復的那些消極方面，平常人不容易與墮力和畏怯分別清楚的那些意義。牠完全把那積極的，進取的意義，即甘地所稱為『靈力』（Soul-Force）者忽略了。耶穌不朽的名言：『愛你的仇敵；咒詛你的要祝福他，恨惡你的要善待他。』正是不抵抗的真義。不抵抗者是要將人從原始靠賴暴力的野蠻生活提拔到理性與靈的崇高境界。他要使人從現在起，就能用知識，善意，創造的愛，和犧牲的服役——那些將人和獸分別出來的特質——去生活着。惟有這樣的生才能夠使上帝的國降臨在地球上，代替了那些依賴刀劍槍炮，世世代代咒詛人類，使其萬劫不復的許多王國。『不抵抗』這個名詞，并沒有把這些積極方面的意義表示出來，但因為牠已經成為一個通用的名詞，所以我們也只好沿用這個

名詞去稱呼甘地。

但是甘地不只是不抵抗者的一個。他有突出的天才，在應用不抵抗的方法的時候，其範圍的廣闊，勢力的雄厚，直是前無古人。這種不抵抗的方法，在個人方面會有過純潔俠烈的榜樣，都可播（Du khobors）人就是這樣的分作小組，離開周圍的社會，去追求他們理想的生活。摩理斐人（Moravians）及貴格主義者（Quakers）等宗教團體也會舉起不抵抗的旗幟，宣傳救世的福音；但是等到了甘地來了，才算有人在政治方面應用不抵抗主義，以全民族的力量，去求社會和國家的解放。

甘地的南非洲之役（一八九四——一九一四）不但是有組織的羣衆運用不抵抗的方法的第一遭，而且是這種運動的典型。這是有史以來數見不鮮的一個現象：一個被輕視的人數較少的民族，受了一個驕傲的，殘忍的，強有力的，人數較多的民族的壓迫。甘地有幾千的同胞被帶到南非洲去作田間粗賤的工作；他們受着不平等的待遇，被一個所謂優等的民族所藐視，所唾棄。他們就是這樣含辛茹苦，日與死亡爲鄰。如果在別的時代，遇見同樣的事件，這些被壓迫的民衆，或則甘心忍受，馴至於死，或則以熱烈的情緒，起而反抗。在鬥爭與殺戮的當中，僥倖的則死裏逃生，不幸的則同歸於盡。甘地一方面決定不使他的同胞在壓迫的威力下馴良地生活着，同時他也不肯使他們自己和壓迫他們的人瀝血伏屍於殘暴的戰鬥裏。他從精誠卓絕，久經煅煉的精神中發見了一個更好的方法。他用超

人的技能和忍耐，使數千沒有知識，沒有受過訓練的訂有僱約的工人，只憑着個人以身作則的力量，使他們團結起來，發動了一個「不抵抗的反抗」。數年鬥爭之後，竟能得到他們所希冀的自由。甘地的第一步，是使他的從者不參加那剝削他們基本人權的社會的生活——這就是不合作。（Non-co-operation）他的第二步是訓練他們，使他們不以暴力加諸壓迫他們的人——這就是非武力。（Non-violence）他最後的一步是領導他們去做那為壓迫者服役的義舉：凡是對方需要幫助的時候，他們都去救助——這就是靈力。（Soul Force）當蘇魯人叛變的時候，甘地與其從者停止了他們對抗的運動，去援助、慰勞他們的仇敵。當約漢斯堡鬧瘟疫的時候，對方的病人和死者，他們都去看護和埋葬。當戰事發生的時候，他們到英人的戰場上去救護傷兵。一個求自由的鬥爭，應用『不要以惡勝惡，要以善勝惡』的原則，這是有史以來所僅見的。那在宇宙和人的心中運行着的道德律究竟為牠自己作了辯護，因為甘地和他的從者得了最後的勝利。從今以後，凡有對於不抵抗主義發生懷疑的，南非洲的例子便是他們的答覆。

甘地在南非洲所成就的，比較以前同樣的運動雖然是偉大，但與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二年他在印度抗英的運動比較，便覺得南非之役是渺乎其小的。在這一次運動，甘地變成了一個擁有三萬萬人口的偉大民族的領袖。在這一個時期中，他與勃魯士，華盛頓，加里波的，孫中山先後媲美，為擁護

人類自由的健者。但他究竟是超出這些人之上，因為他不肯以爭自由的原故而動刀兵。他在這些愛國者的當中是特立獨行的一位。他所用的是精神的武器。在他的追求中，他成功了一種和平革命的方法，使世界政治的運用開了一個新紀元。在他的不合作的程序中，他顯然是人中的大勇與上智。他能以紀律訓練偌大的羣衆，使其就範，又可以說是世界罕有的幹才。在一年的當中，他證明了用非武力方法去爭自由，雖在萬難之中，仍有牠莫之能禦的勢力。雖然正在嚴重的時候，他沒有達到最後的目的，這是因為鬥爭的熱烈和問題的重大，使他忘記了，或是忽略了，他自己在南非洲所諄諄告誡別人的，即不抵抗的方法需要時間去達到牠的目的的那種意義。用刀兵的時候，一剎那間可以造成全勝或全敗的局面，但是運用精神的方法，則非數年乃至數十年不能使理想實現。甘地在南非洲二十年堅毅的奮鬥，可以證明不抵抗的方法惟有經長期的試驗，才能得最後的勝利。但是這個原則甘地自己在一九二一年的時候竟違反了。甘地當時使民衆希冀急速的成效，以致偉大的運動竟從內部崩壞。但是我們並不因甘地這次的失敗而否認這個原則，因為以後的運動，如果根據這個原則去進行，勝利仍然是屬他的。

甘地既發見了自己的錯誤，馬上就設法將錯誤改正。這一件事最足表現甘地的偉大。他是在一九二二年三月十日被捕的。他在衣拉華達獄中和被釋後養病時期中的長期靜默，使他得到了覺悟。

他在印度的民衆中，行了一件奇事：他做了一件沒有人做過，也是別人以爲必不能做的事——就是聯合全國人民爲整個的持久的民衆運動，以與壓迫他們的帝國主義相抗。這個幾乎成功了的運動，使大英帝國從根本動搖。英國的孟買總督喬治魯意這樣的說：『甘地的試驗，是世界有史以來最宏偉的試驗，而牠的成功，只差了毫釐。』但是這個運動實在使民衆過於緊張，因而終於崩潰。他在南非洲的運動，只是小規模的，如今他在印度所領導的，却是大規模的運動。於是甘地不得不重新訓練民衆，使他們能擔當爲自由奮鬥的重任。他必須使他們有內心的修養，在精神上有勝利和堅持的把握；必須使印度人民革除一切社會的惡習；永遠終止使民族分裂萎弱的政治、種族與宗教的紛爭；使民衆在外部的政治與經濟生活，內部的理智與精神生活，都能日趨於自立。換句話說：他必須以愛的公例教訓他們，使他們遵守着這個公例，做他們自己命運的主人。

當甘地在長時間的養病時期中，擔當了這件爲全民族求精神復興的鉅大工作，他便到了他一生最偉大的時期。他暫時放棄了政治方面的工作，留給能力較小的人去做。他現在的任務不再是組織政黨，當政治會議的主席，主持愛國的政治運動那一類的事。這些工作固然仍在進行，也是必須進行。但是還有那更深的更高的改造民族精神的工作，——這便是他以後的任務。他馬上規定了幾種取得印度自治所必須具備的精神紀律的試驗。回教人與印度人必須消除了他們向來的交惡，要爲那

民族復興的共同事業，相處如弟兄。所謂「賤民」(Untouchables)者，必須從黑暗中救贖出來，待之以愛與同情，使與其他民衆一律。婦女的地位，必須提高，使其在政治、經濟、社會的地位與男子平等。酒的買賣必須禁止。愛國者所穿的家庭所紡織的布，必須推行於全國，使之成為內心清潔與表現自由的特徵。而其最要的，是每一個人必須摒棄暴力，消除心中的恨惡與懼怕，以點鐵成金的愛，使民族的敵人——大英帝國，能夠由敵人變成朋友，而達到民族的解放。甘地在個人的生活中，早已實行這些主張。他在阿米特巴有一個宗教學院(Ashram)而兼為實行友愛生活的一個地方，曾經按照這些主張，有過小規模的組織。現在他把這些主張公佈於全國，努力使牠實現。

在這一個時期中，甘地變成了一個宗教領袖。他本來早就是一個宗教領袖，不過沒有現在這樣的顯明。在南非洲的時候，他是一個幹練的組織者。在一九一九至一九二二的時候，他是一個為民族爭自由的愛國領袖。在這兩個運動裏，甘地都能超過他當時所接受的任務，而為一個更偉大的人物。他的不抵抗的程序可以說是一種在內裏運行着的偉大力量的有形表示。從最初起在他的實際改革計畫中，甘地所注意的不止是政治和社會的目標，而且是道德和精神的理想。他當時也許連自己也不大理會，但他實在是受了自己性情的驅使，向着宗教的道路上走。現在呢，在一剎那之間，他的目標忽然從本能直覺式的運用，變成純意志的表現；換句話說，他變成一個精神界的先知。他不只是政

治革新者和民族領袖的一個；從今以後，他是歷史上改變了世界途程，永垂不朽的十幾個卓絕的宗教天才的一個。

我們從現在的時勢，要回顧到英國在甘地當時這一段生活中所做的事。兩個大民族的復和與新關係的建設，是何等的機會！甘地在以前從未顯過這樣的力量。在這個政治領袖的時期當中，他是無與倫比的一個最有潛力的人物。我們翻遍世界的歷史，並沒有找到第二個在一時間能夠左右數萬萬人民的領袖。無論他是宗教家，軍事家，或是政治家，在全印度中甘地的地位是莫與之京。所謂大人物的，不得不尊敬他的聖潔；所謂飽學之士，不得不佩服他的智慧；至於盈千累萬的羣衆，則因他的愛與犧牲而歡欣鼓舞。一個語言不同，風俗不同，信仰不同，而又有大多數不識字的人民中，甘地的名字是家喻戶曉的。他的主張是處處聽從的。以一個人的力量而能號召三萬萬的民衆，這是人類中唯一無二的一件事。在這個時期中，這個力量忽然深刻化了。牠沒有以前那樣急迫的要求，動人的表示，和切實的步驟，但是牠的範圍的廣闊，和深入人心的功能，却是與以前沒有分別。牠並不像汎濫的洪水，有沛然莫之能禦之勢，牠只像地底下的泉流，滋潤着土壤，使含生之物都受其賜。現在的甘地不是印度人民的政治領袖，他簡直握着靈界的權威，使人們五體投地地崇敬。他已不復繫懷於舉國莫衷一是的政治問題；他忽然變成一個靈界的領袖，注重人民靈的生活，使他們能獻身爲仁愛與和